

陈白尘

选集

CHEN BAI CHEN XUAN JI

第 一 卷

小 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

陈白尘选集

第一卷 小说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1952

责任编辑：刘慧心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陈 维

书名 陈白尘选集·第一卷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1986年3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625

印数 1—1,450 册

字数 281千

书号：10374·211

定价：3.05元（平装）



作者一九二八年在上海

(史剧创作和舞台)

生活，自然写出来。写了几部剧本，也新量地古
人或洋人打交道。1965年以“四清运动”为背景，
创作了几个农村题材的戏，“文化”大革命，自然被革
掉了，那~~些剧本~~创作不足惜。《泥腿子》是

我一生创
作中手

写农民的，收进这个中篇，不仅使这本《收获》~~更~~
~~更~~，也足以让这部文集成为一个重大的遗憾。
因为在我有生之年，怕再无法在农村作“泥腿子”
的了。至于这些农民是否在服装里还装着“~~小~~
资产阶级”的灵魂，就不必讨论了。(结束)

我的创作
生活，只是

最后，在编选这本图集子时，所写的短篇的

短篇小说~~齐金田~~，是1939年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附录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齐金田~~，是1939年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附录
短篇小说~~齐金田~~，是1939年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附录
短篇小说~~齐金田~~，是1939年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附录

作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在庐山

作者手稿

出版说明

陈白尘同志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从左联时期开始创作，半个世纪以来，写了大量优秀的话剧、电影和小说。现由作者亲自选其有代表性的作品，编了这部《陈白尘选集》。

《陈白尘选集》第一卷，选编了作者写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八年的中、短篇小说十五篇。此次成集，作者在文字上作了订正和某些修改。

目次

短篇小说

小魏的江山·····	3
打靶·····	36
父子俩·····	44
暮·····	79
最后的晚餐·····	105
春·····	144
夜·····	177
茶叶棒子·····	205
端午·····	235
李大扣子上学·····	241
何法官·····	259
小风波·····	279
慰劳·····	313
孤寂的楼上·····	320

中 篇 小 说

泥腿子..... 339

《小说选》编后记..... 428

短篇小说

小魏的江山

一

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大牢里已经收封。四周围号子里电灯雪亮，当中央院心里满是横七竖八的枕柱影子。囚犯们都没睡。叽叽喳喳地象一笼才出炕的小鸡子。

五号里龙头朱永保象条母狗蜷在烟铺上。身子偎在两床厚棉被里，只露出一副浮肿的脸，象是一团伤了硷的“面肥”，张嘴闭眼打着鼾。嘴角上一粒金牙发出黄亮亮的光，口水从那儿挂下来，滴到棉被叠成的高枕头上。躺在对面的吴家祥，眼珠子跟手上烧烟的签子一样灵活，骨碌碌地瞄着龙头。趁他没醒，足足偷抽了一大口烟。中央矮桌上围了七八个人：王小保在推牌九，铜板跟骨牌敲着桌子响。烟铺对面的一排铺，是张常铮他们一伙人：下棋、看小说。靠里一间，乡下来的土老儿跟短期烟犯各占了一半。中间留下一条小走道：顶头，是比小走道还宽一些的大马桶，有腰眼高，象只烧饼炉。睡在炉子旁边的是杨小二子，他看见人来小便就头疼——骚

味倒不要紧；尿多了，明早抬不动，真要命！一个剃头匠躺在被窝里唱《十个郎》。还有几个在讲“呆女婿”。靠在杨小二子旁边的，却都躺下了，在一层破棉花胎底下冻得直发抖，哼哼喂喂的。

铁镣的声音听不见了，只有看守的皮鞋声在枕柱外响来响去：“秃”儿“秃”的，象打更。

谁也没料到，总门外忽然叫声：“五号新收一个！……”

朱永保从梦里醒过来，拭着口水，睁大眼珠子问：“啊？啊？……”

王小保刚赢了几个钱，趁势把牌一推，说：“收案子了！”

输钱的骂声晦气，走开了。小伙子趴在枕柱上等候接客，吴家祥摸出打人的家伙——毛竹板子。张常铮那伙人打听是不是政治犯。唱小曲的、讲故事的，都住了嘴等热闹，看王小保今晚玩出什么新花样。杨小二子心里也欢喜：来了一个替死鬼，马桶有人抬了。冷得发抖的人也住了哼：多来个人，挤得暖和点。

朱永保赶忙含上烟枪，装出不动声色的架子。——这是他跟二号龙头吴登云学来的。眯缝着眼，膘那进来的人。

一阵镣链子响，枕门开了封，新客人进来了——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小伙子。个儿不大，却很结实。胸脯子挺挺的，棉袄头子擩得很高。头有点歪，看人也就有点斜。——很象一只歪头看人的大公鸡。他进门就放下破棉被和饭碗汤盆。

小伙子张志明对准他耳朵大喝一声：“拿进去！”

新来的那家伙却毫不吃惊，对他点点头，“唔，唔，”两声，便向烟铺那儿走去。王小保一把拦住他：“听见吗？——哪儿跑？——站住！”

新客人这才住了脚，赶忙堆出笑脸来：“请问哪位是当家的老大？”

王小保眼睛一翻：“妈的，你充什么好老？”顺手给他一推：“号桶底下登登！”①转身便去抓毛竹板子。

大家都提起精神，知道好戏开了锣。张志明一脚踢开他的棉被卷儿，问：“妈的，里边有钱吗？”一边自己动手就翻。王小保转身正要开口，那位客人站稳脚步，便笑道：

“钱？……”他拍拍腰：“诸位大爷，钱也算个‘景子’？有钱大家用，小的也是混人儿的，这点规矩还不懂？可是老大哥，——”他向王小保歪着头：“一庙有个菩萨，一山有个神。既到了西天，还不让小的拜拜佛么？”歪着头一转，“诸位大爷，还对？”

大家张着嘴想看看王小保的手段，没答腔。朱永保看来客不象好惹的，丢下烟枪，“啊？……啊？我……”他正想爬起来，被吴家祥一把按下去：“不慌的！”

那里王小保冷笑一声：“哼，你既懂得规矩，就蹲下来——你晓得大牢里不许问张问李么？——蹲下来。”

张志明，跟几个“吃份子”②的一条声吆喝着：“蹲下来！”

“什么东西！充光棍么？”王小保袖子一卷，瞪起一双

① 号桶即指大马桶。

② 按份子分新犯人的贡礼的，是这儿的统治层。

金鱼眼。“你他妈的也要见当家的？”肩膀一拍，“蹲下来！”

那边已经使起“杀鸡儆猴”的老办法，把杨小二子打得鬼哭神嚎了。

新来的客人头一昂，有点生气了：“老大哥，这是什么话，——不看僧面看佛面：小的没‘资格’，黄二太爷总有资格罢？”

“什么？”王小保愣一愣。

朱永保已经连滚带爬地起了身，抹着口水，叫起来：“啊！啊！……是黄二太爷那边的么？”连忙拱拱手，“请教，请教，……”

王小保睁着一双大金鱼眼，还不相信。吴家祥却乖觉，屁股一转，让开烟铺。打杨小二子的住了手，毛竹板子掉下地。新客人也拱拱手，“小的是……跟二太爷磕过头的。……请教老大，可是这边的？……”

龙头简直有点慌。连声：“不敢！不敢！”一边邀上烟铺，一边就嘻开浮肿的脸请教尊姓大名。

“小的叫魏子祥——大家都喊小魏小魏的。”新客人杠儿棒儿地踏上烟铺。“转请教？——”

王小保倒抽一口冷气，没想到这家伙真是“门槛子”里头的人。既跟黄二太爷磕过头，自然是“通”字班。朱永保都要晚一辈，自己更不要说。放下袖子，走开去。别人的眼睛象他妈的火炉子，烤得他发烧。揭开号桶盖子去撒尿，杨小二子一抽一抽哭得正起劲。生起气来，兜头就是两拳。“妈的！嚎丧啦！”

杨小二子哇的一声叫。

小魏正请教过龙头的“香头”^①多高。吴家祥敬过烟枪去，便呼呼抽起来。朱永保唯恐得罪了客人，便对王小保吆喝一声：“不要闹！”

王小保躺到龙头的高铺上，闭起眼睛撅起嘴，假装睡着了，眼泡子象两只大核桃。吴家祥爬在烟灯前边，一面打着烟签，一面听着他们谈话，得到机会便帮着笑笑，说两句讨人喜的话。张志明敬了一杯茶，蹲在烟铺旁边发愣：他不懂这是一个什么角色。别的人更胶了嘴，只有竖起耳朵听的份儿。

龙头朱永保很巴结，不住地黄二太爷长，黄二太爷短地问个不休。末了便问到小魏的官司。

小魏的头一扭，拍下大腿。“哼，老朱，你想想看，我们兄弟还能吃别的孬种官司！——还不是‘盗匪杀人’的案子！”他更起劲地竖起大姆指说：“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杀了人，吃官司，还不是应该的？这有什么？‘上北门’^②也不含糊，个把个无期^③算个屁！——老朱，我们都是自家人，你说还对？”

朱永保连声：“是的，是的”，心里却不由一惊。——又是一个无期大老板！真吃不消。

王小保偷偷张开眼，瞄了小魏一下。顺眼看见张志明，正伸出个舌头对大家做鬼脸哩！

① 是帮内请教别人班辈的术语。

② 上北门是这地方的上法场的意思。

③ 无期即无期徒刑，因为一个人可以判到若干个的“无期徒刑”，所以他这里说“个把个”。

二

第二天一早，刚开封，朱永保陪了小魏去见过各号子的龙头。大家很客气，都说请他帮帮忙。二号龙头吴登云又问了他一些外边的情形。一号许桃儿还拍拍他的肩膀，说今晚替他接风，要各位龙头作陪。

拜过龙头，吴家祥就陪他到院子里晒太阳。小魏心里比太阳还暖和，跟熨斗烫的一样舒服。满院子都是难友，铁镣象八音钟，叮叮咣咣响。大家都把眼睛睁得很大，盯住他。他的头昂得更高些——可是有点斜。

院里晒太阳的人慢慢都蹲下来了：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在谈话。谈的都象是关于这位新客人的。自然喽，谁见过这样新案子？一进来就自由自在晒太阳，龙头们都来巴结，吴家祥还拿出香烟敬他哩。

“老魏，再抽一支罢。”吴家祥挤着绿豆眼笑。

小魏今早香烟抽得太多了，嘴有点干，不想抽。——可还随手接过来。指头一弹，香烟就挂在嘴角上。——马上向大家斜了一眼。

大家看得快流出口水了罢？小魏肩膀头子向上扛扛。胸脯子挺得更高。但一下看见自己的棉袄头子太瘪脚，心上一阵蚂蚁爬似的，有点不舒服。五号龙头朱永保走向二号去了，人家是黑仔羔的袍子，上绊子①藏在棉裤里。一号许桃儿也向二号去了，看他的袍子，是二毛的。就是这跟在他身

旁拍马屁的吴家祥罢，也还是冲哗叽的新棉袍子；谁象他这件破破烂烂的棉袄头子？脚上一副铁镣又笨又重，连镣带子都瘡脚，——是他妈两根破布带子！

吴家祥掸去飞在小魏身上的烟灰，顺便打招呼似的：“老魏，黄二太爷手下现在有多少？……”

小魏的眼一斜，撇着嘴，挑起大姆指：“哼，……起码两三千！——哦，你的棉袍家里做的？多少钱？”

吴家祥笑起来了：“老魏，你真是！——混人儿还有家？……还不是在这儿弄的！”

小魏没说话。想起昨晚朱永保对他那末客气？让他睡头等舱②，预备给他吃个“双份子”，③胸口就油腻腻的。头一昂，仿佛已经登上了天。

走对面来了三号龙头周天佑，对小魏点点头，便把吴家祥拖向二号去。吴家祥要招呼小魏一起去，周天佑用膀肘子一搗，两人走开了。小魏回头一望，二号里的人很多。昨晚跟他动手的王小保正鼓着金鱼眼盯着他瞧哩。

小魏头一昂，丢掉烟屁股——那还有寸多长哩。——烟屁股刚下地，就跑过三四个人来抢。一个傻里傻气的家伙，个头儿很高，生着一对骨碌碌的大眼睛，在人裆里一挥手，别的人都跌跌爬爬跑开了，他拾起烟屁股，含进嘴，回头看着小魏，便

① 脚镣都是钉在脚脖子上的，但有种镣圈很大，可以抹到小腿肚上；镣链很长，可以藏在裤裆里的，份量很轻，圈与链子都很细的镣，叫“上绊子”，这是有钱有势的囚犯才得弄到手的。

② 号子里的铺位是有等次的。象昨晚小魏睡的烟铺旁边是头等舱位。张常铮那一段是二等舱。杨小二子靠马桶那铺是最下等。而他对面较干净点的地方是三等。

③ “吃双份子”就是吃份子的一人拿双份儿。